

讲述138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About 138 families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宁波人家  
NINGBO LIVING

摄影撰文：王晓涓

序言：顾铮

Photographed and Interviewed by Xiaojuan Wang  
Prefaced by Zheng G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波人家 / 王晓涓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6-0133-6

I . ①宁… II . ①王… III .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 ②

社会生活－宁波市－摄影集 IV .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0240 号

书 名 宁波人家  
作 者 王晓涓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责任编辑 沈建国 苗梁婕  
特约编辑 牛笑风  
翻 译 林雨微  
影像版权 王晓涓  
装帧设计 宁波尚德广告、宁波左右设计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75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133-6  
定 价 80.00元

# 目录

- 020 一不小心我就年过半百啦! / 021 我是苏东坡第36代嫡孙 / 022 我常常思考如何面对生老病死 / 023 我们相识在公共汽车站 / 024  
钱一定要有, 有钱就能帮人 / 026 我曾经是上海大小姐 / 027 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 028 敌人的炮火, 就是我们婚礼的礼花 /  
029 为抓逃犯我跳断了腿 / 030 希望将来的工作穿梭世界各地 / 031 我已决定去世后捐献遗体 / 032 幸福就是有事做, 有希望 / 033  
幸福是凤凰涅槃 / 034 打工的从来没想到有幸福这一天 / 036 我的心在大海在高山 / 037 这年头自己舒服最重要 / 038 我不是女强人,  
我是女忙人 / 039 老房子要拆了 / 040 我们老家大家都说多子多福 / 041 我就是它们的妈妈 / 042 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都差不多 / 043  
我想孩子他妈回来, 哪怕回来一次也好 / 044 我的一生是悲伤的 / 045 害怕受伤害, 所以不渴望婚姻 / 046 像鸟儿一样不停地飞, 边飞边  
看风景 / 048 这些年我晚上睡不好, 总希望明天能下点雨 / 049 希希望自己是一面干净的镜子 / 050 书法篆刻相伴一生 / 051 绘画是我的  
表达方式 / 052 我的文字会比我在这个世界上留更长的时间 / 053 住下再说 / 054 上海? 搬家还是不搬? / 055 工作就像爬山, 爬过  
一座还有一座 / 056 回家就是幸福 / 057 我们不会回台湾生活了 / 058 希望将来去国外定居 / 059 一个噩耗, 隐瞒多年 / 060 听到  
120救护车的声音还是紧张 / 061 孩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 062 天黑了, 我们点灯 / 064 有时走在路上都想哭 / 065 生活就是把冷水变  
成热水做成饭 / 066 日子好了, 痛苦少了, 不过年纪也大了 / 067 信天主教已经六十多年 / 068 40岁以前赚钱, 40岁以后享受生活 / 070  
单身女人更要对自己好一点 / 071 健康快乐是一家 / 072 我的一天是从早上呼吸新鲜空气开始的 / 073 平衡: 工作的, 生活的, 心灵的 /  
074 让儿子和宁波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 075 希望物质的精神一点, 精神的物质一些 / 076 从木匠到摄影记者 / 077 情绪是黑白胶片 /  
078 用信仰帮助他人 / 079 让理想照进现实 / 080 很想去找大女儿, 又怕她不认我 / 082 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很孤独 / 083 幸福:  
精神的富足 / 084 不谈理想只谈生活 / 085 害怕的事情是有一天突然变成穷光蛋 / 086 我父亲是江亚轮海难的幸存者 / 087 挣的钱都花  
在女儿身上了 / 088 我们的孩子已经会说宁波话 / 089 姑娘生来爱跳舞 / 090 战争中牺牲了的人一天都没享受过 / 091 发愁桔子卖不出  
去 / 092 用明代的青花瓷杯喝茶 / 093 行动中没有失败者 / 094 我从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目光 / 096 大家叫我小师兄 / 097 过日子不

能和别人比，要和自己比 / 098 文学创作是我们婚姻的重要组成 / 099 想带家人去旅游 / 100 要独立也要有男人可依靠 / 101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 / 102 抓住伦敦奥运会这个机会 / 103 做义工，活得充实、活得快乐，觉得自己的生命有价值 / 104 我是奥运火炬手、宁波市荣誉市民 / 105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 106 让理想再飞一会儿吧 / 107 各异门类，融会贯通 / 108 最苦的时候两人挤一张钢丝床 / 109 我们是一个临时家庭 / 110 其实也很想做个小女人 / 111 婚姻就是吃口饭呗 / 112 生活提钱就没劲了 / 114 我是有志青年！ / 115 我喜欢看书，喜欢庄子的“大道自然” / 116 我住在袁牧之的故居 / 117 我们一生顺利，和党一条心 / 118 拉着你的手一起慢慢地变老 / 119 年轻时一天没写诗就觉得自己白活了 / 120 我要活出男人样 / 121 关于将来没多想 / 122 很想一人一车一狗去远方 / 123 我的爷爷曾经给蒋介石修过假牙 / 124 没什么高兴的事情，也没什么痛苦的事情 / 125 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 126 从前想做城里人，现在想做乡下人 / 128 生活不能强求 / 129 解放一江山岛我也出过力 / 130 好婚姻就是总想两个人在一起 / 131 在宁波90%的人都认识我 / 132 我的人生很困惑 / 133 如果房子便宜了就在宁波买房子 / 134 舞蹈是我与自己的对话方式 / 135 做一个对社会有付出的人 / 136 想做年薪50万的财务总监 / 137 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生活最幸福 / 138 家门从来都是敞开的 / 139 出生至今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从我依靠她到她依靠我 / 140 有时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 141 总在想如何把那个女孩子追到手 / 142 跳舞给我们的生活又开了一扇门 / 143 在高压、紧张的生活中发现诗意和美好 / 144 我离原来的我越来越远了 / 145 婚姻应该每天都有共鸣 / 146 千年修得共枕眠 / 148 走在人群中，我不觉得自己是外乡人 / 149 一个眼睛不好一个脑子慢，相互配合 / 150 “禅”了，未必能六根清净 / 151 我是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的人，没什么烦恼 / 152 安耽就好 / 153 我渴望找回失去的爱 / 154 一半是城市一半是乡村 / 155 钱不够用 / 156 做人最好不要每天为了赚钱没完没了地忙 / 157 我几乎走遍欧洲 / 158 从建筑师到摄影师 / 159 生活没什么意思 / 160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 161 我一辈子没有出去做过事 / 162 我的QQ名叫奉献 / 163 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全人类都过上好日子 / 164 我们之间没有婚姻 / 165 当了40多次伴郎，再过7天就要做新郎啦！ / 166 我跳的这个舞叫“美丽人生” / 167 希望老了以后不受折磨很简单地死去

讲述138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About 138 families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 宁波人家

NINGBO LIVING

摄影撰文: 王晓涓

序言: 顾铮

Photographed and Interviewed by Xiaojuan Wang  
Prefaced by Zheng Gu

截至2011年12月30日宁波市户籍中心统计：  
宁波全大市共有222.977万户人家，常住人口为557.1万，暂住人口为529.8万。

本书以图片和文字相交融的方式记录了138个家庭人物故事。  
和你我一样，他们居住在这座城市，  
他们是你的同事，邻居，好友，父母，兄弟姐妹……  
或许，就是你……

# “看照片里的故事，读故事里的照片”

——关于王晓涓的《宁波人家》

顾铮（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宁波，有积淀收藏中国文化的天一阁，也有万商云集通向世界的老外滩。所谓新旧，在此可以相处一地，相安无事，一度共生共荣。它既有或许是风土造成的天生的扩张性的商业气质，也有历史文化长期形成的精致细腻。它地处江南，却也不尽是所谓的丝竹管弦，果敢与决断时时涌现。现代与传统，其实复杂地缠结于宁波的历史与现实中。这么一个背靠内陆、面向海洋的现代城市，应该有人，而且应该有许多人，以包括摄影在内的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去观看它，描绘生活在宁波这个城市中的人的生存状态，讲述这些人的生命故事，由此展现宁波的历史与现在。

摄影家王晓涓，历时三年拍摄的《宁波人家》，为我们了解当下宁波市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的视觉报告。她的《宁波人家》，以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将镜头的触角伸进宁波的各个社会阶层，把一个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所形成的市民社会，从家庭空间这个断面切开，展示其丰富性与复杂性。

《宁波人家》中的被拍摄对象虽然林林总总，但不外乎构成宁波社会（也许可以进而推展至中国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处于社会上层的有产者阶层与权力者，处于社会中层的白领与知识阶层，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各方人士，这当中包括了退休工人、下岗人员与外来务工者等。而从这些人与宁波的历史关系看，则可以分成新宁波人与世代居住的宁波本地人。

王晓涓的《宁波人家》，无论是从社会阶层的分层来看，还是从外来与本地的并存来看，显然都有顾及。

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具体形态已经变得复杂多样。主流价值观对于模范家庭形态的肯定与倡导固然有其重大影响，但进入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在各种因素（金钱、财富分配、人口流动与阶层的升迁、国界消失等）作用之下，家庭模式受到的冲击也相当剧烈。丁克夫妻，单亲家庭，同性配偶，跨国婚姻，独身等等，是我马上所想到的，就足以显示当代家庭形态的复杂与丰富了。虽然“家庭解体”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是，21世纪，显然是一个正统意义上的“家庭”这个观念已经而且还将要受到猛烈挑战的世纪。如果以“人家”为主题的纪实摄影，无法纳入上述这些变异了（“异”在此没有任何贬义）的家庭形态，那就只能视为是为某种定型甚至是僵化的主流家庭价值观背书了。而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显然以追踪、反映急速的社会变化为己任，力求通过呈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来丰富、深化有关人类社会与人类生存状态的知识与定义，而不是以帮忙、加固定型的主流价值观为荣。当然，这就同时意味着摄影家的拍摄难度的增加。因为，我所谓的变态的家庭，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可能会更加敏感甚至警惕。摄影家要进入到这样的家庭中展开拍摄，需要努力说明其动机与证明其善意。对于神圣的家庭空间来说，任何一位尊重人的隐私的摄影家都知道，摄影的进入权其实是有限的。但从《宁波人家》现在获得的照片看，王晓涓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拍摄目的。

“人家”者，拆开看就是“人”与“家”的相加。凡称得起“家”者，从空间看，必有人在其间居住生活。家是一种私人生活空间，给予人以物质上的庇护与精神上的安慰。总起来看，“人家”者，就是把人安顿下来所在。所以，“人家”，“人家”，“人”与“家”实不可分开。当然，我们

虽然如此解析“人家”一词，但并不意味着认为、认可摄影家在以家庭为切入口展开拍摄时，就只是在简单地把“人”与“家”相加起来。家中人与人的家是事物的“人家”的两个方面。拍摄人，必要确认人的身份归属，拍摄家，则是给出有身份的人的生活语境。只有同时照顾到“人”与“家”这两个方面，才有可能把握住“人家”的实质。《宁波人家》中的许多照片，基本上是兼顾了这两个方面的呈现。

从社会学角度看，家是社会构成的具体细胞。社会因为有家而稳定而相互发生联系。家，既独立，自成一家，充足自足地给予这个家的人以生活支持，而又相互关联，以使社会有机联结而不倒不散。所以，了解社会，从家入手，以家为窗口窥探，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个家，是社会的某个组织、某个集团的某种生活状态的切片之一。而摄影，从家切入，所得的照片，乃是切片的切片。虽然这样的摄影观看于了解社会、了解家庭其实仍然有局限，但还是有其生长。因为摄影特别擅长于呈现空间中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中的空间距离，人的空间营造，空间于人的限制和影响，等等。家庭空间，由于摄影的出现而可在照片中获得充分反映。摄影家能否捕捉到，以何种方式呈现之，有困难也具挑战性。如果能够做得较好，那就能够为今人与后世对于家庭的研究保留了富足的切片报告。而王晓涓的《宁波人家》，应该说在灵活

观看、呈现由人与家组合起来的“人家”这个对象上尽到了最大努力。

我还发现，在王晓涓拍摄的这些“人家”照片中，她倒并不强求家人的全面到场。反而是一些家庭成员的缺席，更增加了对于“人家”的有机的、深切的认识，也引伸出一些丰富的想象。无论是什么原因的缺席，这样的家也许更具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圆满的家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有时甚至也是一种幻想与梦想。“人家”或许一时有“缺”，但也许并不一定就有“憾”。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并不是为了确认某种预设的圆满而存在的。极而言之，纪实摄影也许就是为了呈现各种各样的欠缺而存在的。呈现圆满，也许并不是纪实摄影的所好与使命。

纪实摄影者，记录、定义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像是也。这种被记录的社会关系不仅指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暴露拍摄者与被拍摄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张照片所记录的社会关系，既记录了存在、活动于照片内部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活动<sup>3</sup>存在于照片内与照片外的相关者的相互关系。而随着人们对于摄影的呈现功能的更深入了解，摄影作为记录手段的运用，也会扩展到如何展示社会空间的功能方面。在纪实摄影，就是它如何将人和人的生活、生产空间结合起来加以描述与呈现。所以说，当今的社会纪实摄影，既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通过人与空间的关系来呈现家中“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王晓涓的《宁波人家》，可说是充分展示纪实摄影这种定义社会关系的特质的例证。

《宁波人家》也是肖像摄影与纪实摄影的有机结合。肖像摄影有定义人的身份认同的功能，同时也是给予人的社会地位以某种评价的手段。而纪实摄影，更主要的是体现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呈现与评价。通过这两种具有不同语法、不同目的的视觉样式的结合，相信对于人的整体性的生存状态的整体评价也许会带来更为深入的呈现。王晓涓之所以选择纪实肖像摄影这种表现

形态，相信是在透彻地了解了题材的性质之后做出的选择。

阅读这些照片时，我经常性的关注与分析落点之一是，这些宁波市民们，是在家中的哪些空间部位里接受摄影家的拍摄与采访？一般来说，除非得到同意，摄影家不会在有可能窥探到隐私的地方拍摄他们。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的家庭空间是公开部位与隐私部分合为一体，无奈只能接受照相机的全面观察。如果一些人是在家中相对公开的待客部位，那可能说明，随着拥有更多的空间（也可能是更多的财富），他们有能力主动控制暴露隐私的分寸。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会知道，摄影家当然也会知道隐私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坐或站在哪里，其实就是一种边界划分，暗示拍摄的可否与控制公开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穿越。而这也同时暴露他们与摄影家之间的关系。当然，摄影家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如光线条件、环境中的信息量因素等）要求他们作出某种调整与配合。这就出现了双方的协商与妥协。纪实肖像摄影，其实是一种协商活动。在《宁波人家》里，我们发现，有的较为殷实的人家，往往是在客厅里被拍摄，有的人家，是家人们站在住所建筑外面、门口等地方被拍摄。而像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偏下的人家，像理发师、清洁工、修理工等人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空间没有可以严格区分的公开与隐私部位，因此在照片中几乎就

是不设防了。而《宁波人家》中的这些较为上层的宁波人们，则向摄影家提供了多样化的可以接受拍摄采访的空间。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的家庭空间中的哪些部位里接受拍摄（也是借助摄影加以呈现），更可能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展示什么的自信与欲望。家中哪些部位有助于展示他们的生活品质、品味与成就，家中的物件对于他们的生活、身份、财富等意味着什么，最终究竟如何展示，其实都是一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比如，在拳击教练田东的照片里，他拉过椅子坐在房间里的放满了比赛所获得的奖杯的橱边，显然是要通过摄影把这些奖杯与他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这个职业联系起来。而这种主动的个人展示，拍摄者也当然会通过摄影来赞成与鼓励，因为这能够给出有关这个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的细节性的信息来，也具体化了家庭空间的肌理与生活的质感。

当然，人是纪实摄影最重要的观察对象。他们面对镜头时通过表情、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感，如喜悦、自信、沉静、得意、炫耀、拘谨、惶恐，通过访谈所透露的对于个人历史的回忆与反思，对于现实的担心与焦虑，既是纪实摄影所需要的，却也都在时时提醒我们，纪实摄影在展开这样的拍摄时对于对象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与生理上的“加载”。其实，包括《宁波人家》在内的所有这类照片，都是在这样一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对话关系中产生的。因此，一张照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人的生存状态，也在相当成份上受制于双方的交往关系。长期交往的亲友与由朋友辗转介绍的陌生人，可能在面对拍摄者时会呈现不同的表情与姿势。我们对此应该都会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宁波人家》中的访谈文字最后，往往附有拍摄者王晓涓加入的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的提示。比如，对于叶炜，她指出：“我和叶炜先生认识多年。”而对于史梅生，她告诉我们：“在一片旧房子里吃了几次闭门羹后，进了史梅生先生的家门，当时他的老婆躺在床上，他坐在一旁看电

视。”就是这些简洁的文字，也为我们了解、分析照片所记录下来的相互关系有一定参考意义。

这样的拍摄实践，除了我们所说的记录之外，也可可视化了一种在私人空间里展开一种以公开展示为目的的拍摄的伦理。这种伦理，往往也是双方协商并且默契地遵守的规则。同时，通过如画册与展览这种方式的公开，也意味着将一种默认的视觉契约的公开化，并且因此合法化了自己的拍摄。说到底，如《宁波人家》所展现的这种拍摄方式，就是一种致力于将纪实摄影的拍摄伦理合法化的过程。没有双方的共同努力，就不会有如此具体的成果。我们要感谢摄影家王晓涓的努力，也要感谢这些被拍摄者的工作。这是拍摄中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摄影家在观察对象，其实他（她）同时也被他的对象所观察。所有的照片，实际就是这种相互观察的结果与相互信任程度的证明。一个摄影家如果对于他的对象是真诚的，他所获得的回报就在照片中，也是这些照片本身。而只有从平等的人格交往所获得的对方的影像，才符合纪实肖像摄影的基本伦理。

一张记录现场的照片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摄影不能记录与回溯过去。而访谈这种形式，通过回忆等方式，可以到达摄影所无法抵达的过去。因此，在纪实摄影实践中，许多摄影家尝试结合访谈这个形式来深化自己的考察。王晓涓的《宁波人家》也将

图像与采访文字紧密结合，使得我们对于这些身处宁波的生活者的生存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宁波人家》的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照片所展示的家庭景观的大景深展示，而且也在于通过访谈所展示出来的被拍摄者的各自人生的丰富细节。也许，摄影家本人已经意识到单纯依赖图像的纪实拍摄，其局限性在于一张照片有可能埋没许多照片无法呈现的信息。因此，结合访谈这种形式来加深对于人物的了解，既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对象，同时也提供可供后世更多了解拍摄对象的线索。因此，加入了访谈，《宁波人家》的现实感与质感更其丰富。而且，拍摄者也不是机械性地提问，设问也不雷同，而是根据不同对象因时因地展开活泼的提问，因此令读者在图像与文字的两相对照之下获得对于人物的更为真切的认识与好奇心的满足。显然，这是摄影家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人格交往的成果。没有平等的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与接受，就不会有内容如此丰实的访谈内容。这种把照片与文字访谈结合起来的尝试，让我想起美国学者谢牧（William Schaefer）在评论中国纪实摄影家张新民的《流坑》时所说的话：“看照片里的故事，读故事里的照片。”是的，照片里可能有只能以摄影的方式讲述的故事，故事里可能有只能以文字的方式展现的照片图像。是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图本与文本对话、交响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当下宁波的现实与历史的认识。而这样的图文并举的尝试与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对话来勾勒的有关宁波这个城市的视觉社会史。而王晓涓的这种探索努力，也为开拓纪实摄影的新可能性提供了思考的材料。

二〇一二年二月于上海

# 留一些记忆给未来

王晓涓

## 当恐慌来临……

灾难的来临没有任何征兆。

2004年9月16日，极其普通的一天。

办公室，中午一点多。洪伟打来电话。他是我爱人林洪的同事，这段时间他们一起执行电视航拍任务。话筒那边传来他欢快的笑声：“嫂子，我们飞回机场了，飞机在加油我们在吃饭。”总是这样，我们彼此亲近，他叫我爱人“哥”，叫我“嫂子”。聊了一会他说飞机要起飞了，感觉到他在边跑边叫着什么人就匆匆收线。

晚上我在办公室吃了饭继续工作。八点多的时候，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话筒那边传来女儿嚎啕的大哭声！随着哭声她说出的话更让我如闻惊雷！她说，爸爸的飞机出事了……

在宁波二院重症监护室的门外，我得知直升机是下午三点在余姚“天下玉苑”景区突然失控坠落，飞机上7人有4人遇难。我爱人被觉圣和尚拖出飞机后，飞机即刻燃烧爆炸。洪伟没能被救出，那年正是他36岁的本命年……

爱人出事后的一个多月，我的父亲患重病也住进医院。这时，我们读高三的女儿正在紧张地准备着高考。

那是我们这个家庭异常艰难的一段时间。我“奔波”于断裂的骨头、血尿的膀胱、高考的大脑之间，

时常想大哭却没有合适的地方。

次年，父亲远去天国，女儿登上去北方读书的列车，爱人带着已成为身体组成部分的数块钢板回到工作岗位。

生活继续前行……

海面已无波澜，但海的深处巨浪滔天。

脑海中臆想的大银幕不断迭放——坠落的飞机在熊熊烈火中“噼啪”作响，病重的父亲在梦中呼唤着我的名字，躺在病床上的爱人一次次讲述他们拍在建的杭州湾大桥，掠过水面的飞机惊起群群白鹭，湿地一片雾气，水中倒映着白云……他一次次地讲着，因为那些录影带已随着坠落的飞机化为灰烬。

死亡的气息，通常是匍匐在草丛中的壁虎，悄然无声；但有时是寂静山林深夜里的撞钟，惊心动魄。猝不及防的灾难让我陷入极大的恐慌，如同内心被刨出一个深不可测的空洞——人生无常，你无法预知宝贵的生命何时会离你而去！

是的，我曾经是一个想法简单的人，开着一个小公司赚一些小钱就能满心欢喜。但这一段炼狱般的日子颠覆了我以往的生活，重创之后的我无法也不愿再回到从前。

那段时间，我总是听见米兰·昆德拉在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总是问自己怎样活才能算不虚度此生。

几年的思考，我终于找到了逃离恐慌、寄托生命价值的路径，我拿起了照相机。在我们家庭的小船冲出风浪重新启航后，我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和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的人们，我极有愿望去看一看其他家庭里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有什么快乐和悲伤？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大舅去香港定居前，从上海的旧货店，给我刚刚离开浙江大学参军的母亲，买了一架德国造折叠式蔡斯伊康照相机。记得小时候一些重要的时刻或节日，母亲总要给我们拍照。几本厚厚的相册里记录着家庭成员各个时期不同的面貌。

受她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拍照，被拍或为别人拍。

还是在父亲九十岁的时候，我冒出一个念头，要向他提十个问题，以他九十年的人生阅历来回答一定很有意思，这个问答也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档案的重要内容。但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他生病住院，在他的病榻前，我问他“人生最美好的是什么”，他听完不假思索地说出“爱情”两字。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我再也没有机会提问了。

或许冥冥之中父母给了我引导，这两件看似没有关联的事情也是我创作《宁波人家》的潜在动因。

于是三年来，我穿梭于这座城市，总在某天的某个地方敲开某个人家的房门。三年里，这个程序重复了200多次。我走访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家庭里的故事也各式各样。

我始终以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个人的情感，可以折射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正如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进入一个家庭，在那个很私人的空间接触被拍摄者，感受很特别，每次约好访问时间，我都会有些好奇，有些忐忑，有些睡不着，不知会是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等着我，那个等待是期望也是煎熬。和被拍摄者见面后，通常是聊一聊他的日常生活，聊一聊他的人生，每当我终于可以摁下快门的时候，心里觉得很踏实。

然而事情做下去后我意识到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我不擅长人物肖像拍摄肯定是原因之一；另外我周边的质疑和建议让我原本就不坚定的拍摄想法越发游离；但更大的干扰是在“敲门”时，被拒绝的次数远比同意拍摄的次数多得多。起初，我还有一个宏大的设想，要将宁波的各色人等都“搜罗”一番，可没多久我就气馁了。一位知名企业家，当我终于拨通电话说明意图后，他欣然同意。但和他秘书商谈时，秘书说去家里拍照是不可能的。一位公务员，拍照和交谈都非常顺利，当他得知书中还有同性恋家庭时，婉转地表示了不想再出现在书中。还有一次在一个弄堂里，我和在门口生煤球炉子的男主人搭讪，询问着他的家庭情况，只听到房中一个女子冷冷的声音：你还跟她啰唆什么……

是啊，当下“不和陌生人讲话”似乎是人际关系的常识，一个诈骗短信满天飞的年代，“信任”和“坦诚”已然稀缺，更何况我人微言轻。

我时常陷入沮丧，工作像慢慢腾腾时走时停的牛车，甚至有过几个月没拍一张照片的纪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诫自己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因为——因为随着拍摄的深入我越来越有一种感动，这种感动无关乎被拍摄者的地位、身份、悲喜、贫富，当我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对面地坐着，眼睛直视着眼睛，听他（她）短短几句话讲完一生的感悟时，我的内心经常被震撼——那是出自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多少次，我因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因他们的悲伤而悲伤，多少个夜晚，我因为他们的经历彻夜难眠。

李积英老人，早年是个上海大小姐，后嫁给明代尚书屠蒲的后人。她虽一生坎坷但爱党爱国，即便是在病床上也高唱《歌唱祖国》；护楼员梁幼堂先生，如果不扶着自行车行走都有困难，但他告诉我等待着他的最终结果是瘫痪时，神情那样的平淡；曾任公司董事长的周永年先生，他说每当夜深人静想起过世的父母，拿着他们曾经用过的东西就会泪流满面……

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这些极为普通和平凡的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散发出永不消失的人性的光辉。

他们或许是普通人，他们或许名不见经传，但他们来了，他们在这块土地留下了气息、印记，把他们的容颜拍下来，把容颜后面的思想说出来，那是我的责任、使命和荣幸。

如此，我用母亲教给我的“用相机记录生活”的乐趣做了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把对父亲没有完成的提问问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这是爱的延续，也是爱的升华。

###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法国画家高更在1897年创作了他的巅峰之作，名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哲学家都一直热衷的发问。三年来这些发问也一直困扰着我。自唐长庆元年（821年）建立了宁波城，一千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打渔种地、繁衍生息，一些人从远方来到这里，一些人从这里去了远方，在我书中的人物身上也隐约可见先辈身影。

访问中我总希望能多知道一些人物的家世及来龙去脉，不过不少人对于自己的先辈知之甚少，一些人也不愿多谈过去。而那些曾经沧海的老宅子有的已破败不堪，有的早已几易其主。人们大多住在崭新的房子里，地板锃亮，家具自然也是崭新的，难觅祖先生活的点滴印记。这也难怪，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快了，快得都来不及多抓住些过往，就又被推向前方。所以当我在邬向东先生家的书橱里看到他的祖母用过的烘手炉和外祖母用过的水壶时，倍感亲切，更重要的是启发了我对记录时代家庭影像的深层思考。

岁月更迭，我们家庭中的旧物件已经不多见，而当今的家庭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传统家庭的异化——家庭成员越来越少、家人相处的方式也和过去大不相同，丁克家庭、临时家庭、分居家庭、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甚至同性恋家庭也不少见，新的家庭形态，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观念、思想和困惑。家庭的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变更，也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特质。我和书中人物柴小华先生交谈时，问他生活在当今时代有什么感受，他说：“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找到过去和现在的联系，如何处理好自己和周边的关系，如何为自己精准定位，不仅是我个人，也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一家一户的生活，是以往千百年来生活的延续，我们处在这个节点上，是环境的

必然和历史的必然，是我们必经的一个阶段。”我喜欢他的话，这段话似乎也可以为我的《宁波人家》做注脚。我通过一本书凝固宁波人流动着的家庭生活，定格宁波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表情瞬间，为宁波的过去和将来做一个连接。

形同我为宁波的城市相册添加一张照片，备于未来回忆和思考。

这就是记录的意义。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阳台的凌霄花开落三次。当本书终于完稿时，我惶恐地发现，我竟然不知如何准确地表达我究竟想在书中说什么。

或许，很久很久以后，久得我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但我的这本书还躺在某些家庭的书架上偶尔被拿出来翻阅，他们指着书中的人物说，“哦，那时候的人，穿这样的衣服，留这样的发式，使用这样的桌子，为这样的事情烦恼或快乐……”

如果有我想象中的这个情景发生，那么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王晓涓，独立摄影师，生于北京，现居宁波。以往的职业依次为企业职员、机关干部、高校编辑、广告公司经理。自2009年初开始创作《宁波人家》。该作品以家庭为场景，记录了生活在宁波这座城市中的不同国籍、身份、职业、年龄、宗教信仰的人，试图以这些家庭人物为样本，表现宁波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表现家庭的时代特质以及形态变迁，定格宁波城市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表情瞬间。

# "Telling Stories with Photos, reading photos in the stories"

—About "Ningbo Living" by Xiaojuan Wang

Zheng Gu(Professor of Fudan University)

Ningbo has major historic and cultural sites such as Tianyi Pavilion Museum, the oldest surviving library in China that witnesses the history in different eras; it also possesses the Ningbo Old Bund, the earliest bund in Chinese history, wher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merchants were stampeded into setting up shops and stores here since 1844. Ningbo is a city with a rich history as well as beautiful skylines.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aspects of Ningbo result from the intertwining of Ningbo'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astal city, there should be someone who uses photography to observe and record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by telling their stories, it would be a great showcase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Ningbo.

Photographer Xiaojuan Wang spent three years to display a book that provides a multi-layered 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ose people who are currently living in Ningbo. By using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her book presents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shows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city via people at their homes.

You would be amazed by the variety of many kinds of individuals in this book, but overall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people that constitute Ningbo's social structure: upper-class that has money and power, middle-class and intelligentsia, and people who a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including retired workers, unemployed, and migrant workers. In terms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ity's history,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new Ningbonese and Ningbo native. Without a doubt, Xiaojuan Wang's "Ningbo Living" covers every social class and pays attention to both the local and the migra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societies, the specific forms of families have been getting more complicated. Mainstream values definitely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transforming family forms, but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lso influence family patterns. Dink couples, single parents, same-sex couples, interracial couples and never-married men and women, the variety of family forms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family forms in the 21th century. If a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book that based on the theme of families does not include aforementioned untraditional family forms, that book is clearly not up-to-date. In its true sense,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s need to produce truthful, objective, and candid photography of a particular subject, instead of reiterating stereotypical mainstream values. Of course, it means that the challenge for photographer could be greater. Untraditional families might be more sensitive or even vigilant to the attitude of others. When photographers conduct photo take in those families, they have to explain their motives and good intentions.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get into a family and take pictures of family members, mainly because of the privacy issue.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is book, Xiaojuan Wang has already achieved her photography goals.

From a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family exists as an institution and a unit of socialization. Therefore, gett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ety through families should be an effective method, and if nicely done, family pictures will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es in family studies. Xiaojuan Wang and her "Ningbo Living" put a lot of efforts to show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and "family".

I also found that in Xiaojuan's family pictures, she did not ask all the family members to be present. On the contrary, the absence of some family members give us a more authentic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family, it also provides broader imagination. There can be a perfect family but it only happens in our dreams. To a certain extent,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does not exist for default perfection, but for the beauty of the imperfect. The objective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is to illustrate real life reportage instead of staged ideality.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s record and define the

images of the human relations in society. This documented social relations not only refer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hotographers, but also expose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photographer and the photographed. A photo that captures social relations record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photo,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in the photo and the people outside the photo. With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function of photography, people can use it to demonstrate social space. Therefore, i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that defines the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it also shows the material well-being vi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pace. "Ningbo Living" is a good example of demonstrating this function of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Ningbo Living" is a dynamic integration of portrait photography an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Portrait photography provides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and reflects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photographed.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s the social reality. Xiaojuan used both photography techniques and documentary portrait, I believe it is a decision after deep consideration.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mainly produces pictures of people. When they are facing the camera, their facial expressions and body languages show complicated emotions such as happiness, confidence, calmness, pride, flaunt, nervousness, horror, introspection of past events, and anxiety of reality. All the photos in this book are taken during conversation between Xiaojuan and the photograp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tographer and the photographed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on the degree